

# 切韻研究

邵榮芬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213

52

# 切韻研究

邵榮芬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切韵研究**

邵荣芬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文物印刷厂排版  
太阳宫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 16开本 11印张 243千字

1982年3月第1版 1982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9,000册

统一书号：9190·008 定价：1.75元

# 前 言

《切韵》一书在汉语语音史上的重要地位是众所周知的。自清代陈澧以后，一百多年来，中外学者对它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取得了相当大的成绩。到目前为止，对它的语音系统可以说已经有了一个粗略的认识。但是没有解决的问题仍然不少，不论在声、韵类别方面，还是在语音构拟方面，都是如此。这就有待于我们作进一步的研究来逐步地加以解决。本书的目的就是试图对这些疑而未决的问题作进一步的探讨，以便为它们的最终解决作出一些贡献。

本书包括下列几个方面。一是对前人的看法加以补充论证；二是对一些问题提出自己的新看法；三是宋跋本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和《广韵》对照的声母、韵母表；最后把全部结论总结于篇末的王仁昫《切韵》音节表。

本书1963年写成初稿，1964年开始修改。由于中间插入其它工作，时作时止，到1966年春才写成第二稿。适逢“文化大革命”，未及付印。1972年语言研究所从干校迁回北京以后，又进行了一些小的修改，写成现在的第三稿。

本书第二稿承陆志韦先生阅读了全文，指正多处，谨此致谢，并表悼念。又承启功先生为本书题签，也在这里谢谢。

邵荣芬

1980年12月于北京

# 目 录

前言	1
<b>第一章 《切韵》音系的性质</b>	<b>1</b>
一、引言	1
二、又音和所谓内部证据	1
三、读书音和杂凑性	3
四、《晋书音义》和《切韵》	5
五、夏侯詠《韵略》和《切韵》	6
六、顾野王《玉篇》和《切韵》	8
<b>第二章 《切韵》的声母</b>	<b>16</b>
一、声母表	16
1. 说明	16
2. 声母表	24
二、声母的讨论	33
1. 娘母	33
2. 俟母	39
<b>第三章 《切韵》的韵母</b>	<b>42</b>
一、韵母表	42
1. 说明	42
2. 韵母表	43
二、韵母的讨论	70
1. 重组(附论清、幽两韵系)	70
2. 严韵系和凡韵系, 真韵系和臻韵系	80
3. 庚韵系庄组声母字	83
<b>第四章 《切韵》声母的音值</b>	<b>87</b>
一、浊塞音和浊塞擦音的送气问题	87
二、[j]化问题	90

附录：《广韵》各等反切上字表·····	94
三、知组、庄组和泥、日两母·····	98
四、船母和常母·····	101
五、影母·····	108
六、《切韵》声母音值表·····	109
<b>第五章 《切韵》韵母的音值·····</b>	<b>110</b>
一、合口介音·····	110
附录：1.《广韵》开口字作唇音字反切下字表·····	118
2.《广韵》合口字作唇音字反切下字表·····	119
3.《广韵》唇音字作开口韵的反切下字表·····	120
4.《广韵》唇音字作合口韵的反切下字表·····	121
二、前顎介音和重组·····	123
三、纯四等韵及其相配的三等韵·····	124
四、一二等重韵和有关的各韵·····	127
五、止、遇、通、流四摄·····	129
六、真、蒸、侵三韵系·····	131
七、《切韵》韵母音值表·····	132
<b>第六章 《切韵》的声调·····</b>	<b>134</b>
<b>第七章 宋濂跋本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音节表·····</b>	<b>137</b>
一、说明·····	137
二、音节表·····	138

# 第一章 《切韵》音系的性质

## 一、引言

《切韵》音系是一个综合古今南北的音系，还是一个大致以一个方言为基础的活音系，是一个关系到对它本身如何进行研究，以及如何利用它来为汉语语音史服务等重要问题。比如，它如果基本上是个活音系，那末，给它订音的时候，就不必过多地要求它能解释现代的每一个方言，而且对利用它来为上古音服务时，也应该持一定的保留态度，等等。因此，我们觉得对《切韵》音系的性质问题有必要进行一番认真的讨论。

在我们看来，《切韵》音系大体上是一个活方言音系，但也多少吸收了一些别的方言的特点。具体地说，它的基础音系是洛阳音系，它所吸收的方音特点主要是金陵话的特点。

我们的这一看法，曾经在《中国语文》杂志上提出过<sup>①</sup>。从那以后，引起了不少的争论。不过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感到有修改我们这一看法的必要。

提出这一看法的主要理由，过去都说过了，用不着复述。这里只就又音和读书音的问题说明几句，然后再从《切韵》和《晋书音义》、夏侯詠《韵略》、《篆隶万象名义》三书的比较中提供一些证据。

## 二、又音和所谓内部证据

《切韵》里的又音很多。有人认为这是《切韵》综合古音或方音的“内部证据”。其实这完全是不相干的。一个音系综合另一个音系里的音不外两种情形：一是改变本音系内某些类音节的声韵配合关系，一是合并或划分本音系里的某些音类。前者如老国音分尖团，后者如老国音把ㄋ分成ㄋ，广两声母。这两种综合都不会增加综合音系里的又音，老国音就是极好的例子。

当然，综合也有不采取上述那种把本音系内某些类字改读的办法，而采取把本音系里的读法和所综合音系里的相应该法同时并存的办法。这时同一批字就必须在不同的音类里同时出现，从而产生了又音。比如，《中原音韵》里庚青韵中的一批字同时又收入东钟韵，就有可能是采取的这种综合办法，以至产生了又音。不过这种又音是有系统的又音。它具备两个条件。第一，这些又音字都限于庚青韵的唇音和牙、喉合口；第二，庚青韵在东钟韵重出的字，基本上以小韵为单位，也就是说，庚青韵中某一个小韵要是

<sup>①</sup> 见《中国语文》，1961年，第4期，拙著《切韵音系的性质和它在汉语语音史上的地位》，又王显同志的意见和我的也大致相同，请看他的《切韵的命名和切韵音系的性质》，载同期《中国语文》。

在东锺韵里重出的话，就全部重出，而不是一部分重出，一部分不重出<sup>①</sup>。《切韵》的又音符合这种条件么？据我们所知就只有一处。这就是齐韵的“𪔐、移”两个小韵。这两个小韵就只有这两个字，它们在《切韵》都属于齐韵的三等，但“𪔐”字重见于齐韵泥母下，属于齐韵四等，“移”字重见于支韵喻四母下：

	齐三	齐四	支
𪔐	人兮反	奴低反	
移	成西反		弋支反

如果《切韵》所依据的方言，即洛阳话，这两个字当时既读成齐韵三等，又都兼有又读，那这种重出就与综合方音无关。如果当时洛阳话里，这两个字只有齐韵三等或只有齐韵四等和支韵的读法，那末重出就是综合方音的结果。根据《切韵》同时或以前的反切来看，综合的可能性比较大。

《经典释文》卷8，107页下 <sup>②</sup> ：	𪔐	刘奴兮反，徐耳齐反。
109页上：		乃兮反，又人齐反。
卷10，149页下：		奴兮反。𪔐有骨者也。《字林》作“𪔐”，人兮反。
158页上：		乃兮反，又人兮反。
卷12，182页上：		字又作“𪔐”，乃兮反。《字林》作“𪔐”，人兮反。
卷29，408页下：		本又作“𪔐”，同。奴黎反。《字林》作“𪔐” <sup>③</sup> ，音人兮反。谓有骨𪔐也。
卷5，55页下：	移	音移，一音是兮反。
卷6，73页下：		音以支反，又是兮反。
卷30，421页上：		以支反，《字林》上泥反。

从这些注音里可以看出，“𪔐”字刘昌宗只有齐韵四等的读法，徐邈只有齐韵三等的读法，“𪔐、移”两字《字林》只有齐韵三等的读法，陆德明又以齐韵四等和支韵的读法为主<sup>④</sup>。这说明这两个字的两种读法在《切韵》同时或以前的方言里往往不并存。《切韵》兼而有之，大概是综合的结果。《字林》所据的是北方音，它的读法也许和《切韵》基础方言的读法相符。这样，《切韵》所综合的就是齐韵四等和支韵的读法，也就是陆德明南音的读法。由于“奴兮反”和“以支反”的音是《切韵》音系本来就有的。这一综合并没有增加《切韵》韵母的数目。同时如果陆德明的反切代表金陵读音的话，这倒符合我们所说的《切韵》吸收金陵语音的假设。

除了“𪔐、移”两字以外，其它各韵的又读都与综合全无关系。比如宋濂跋本王仁

① 庚青韵在东锺韵重出的共十七个小韵，其中只有三个小韵有个别字没有在东锺韵重出，即鹏小韵的“朋”字，盲小韵的“氓”字，横小韵的“闲”字、“铤”字。  
 ② 据四部丛刊缩印本。下引同此本。  
 ③ “𪔐”原误作“𪔐”。据抱经堂本正。  
 ④ 《经典释文·序录·条例》：“其或音、一音者盖出于浅近，示传闻见，览者察其衷焉”。“移”字齐韵三等的读法陆氏既然归于“一音”之列，可知陆氏认为支韵的读法是正统的，齐韵三等的读法不过是“示传闻见”罢了。



陶《刊谬补缺切韵》（以下简称《王三》）宥韵和屋韵重出的字很多：

宥韵	屋韵
辐 府副反。辐凑竞聚。	方六反。车辐。
蓄 府副反。草。	芳伏反。草名。
覆 敷救反。盖。	芳伏反。反覆。
复 扶富反。（又也，返也，往来也；安也；白也，告也。①）	房六反。反。
宿 息救反。星宿。	息逐反。夜止。
蓄 许救反。（《说文》：穡也。）②	许六反。养蓄。
囿 尤救反。园。	于目反。园。

这些字读音虽然重出，意义多数并不重出，真正的又音并不多。另外从性质看，这里的又音和上述齐韵的又音也根本不同。比如“囿”字在宥韵的同音字有“宥、又、佑、右、盪、祐、醕、反、侑、媮、忧、趙、菌”十三个字，都不重见于屋韵；在屋韵的同音字有“啍”字，也不重见于宥韵。可见“囿”字的又读只是个别字的又读，与音系无关。设若《切韵》宥、屋两韵都不收“囿”字，非但不妨害《切韵》音系宥、屋两韵的存在，而且也不妨害宥韵“尤救反”小韵和屋韵“于目反”小韵的存在。换句话说，“囿”字的又读设若不是《切韵》的基础方言里原有的，而是从古音或别的方言里吸收来的，那样的吸收也只是一种折合，就是把方音或古音折合入自己的音系<sup>③</sup>。这种折合不但不影响自己的音系，相反的，还必须有自己的音系作为基础，作为格局，才能进行。

可见，把《切韵》的又音不加分析地拿来作为《切韵》音系吸收其它音系的证据是无稽的。至于把这作为所谓内部证据，就更不知从何谈起了。

### 三、读书音和杂凑性

有人在强调《切韵》音系的杂凑性的时候，又强调《切韵》音系是根据当时的读书音。据说要是拿读书音作为标准的话，结果一定是杂凑。我们认为说《切韵》音系包含有当时的读书音，倒满有可能，但是把读书音和杂凑性联系起来，认为两者之间存在着必然的关系，那就很值得商榷了。

要弄清楚读书音和杂凑性究竟有没有关系，首先应该弄清楚什么是读书音。根据现代汉语方言，所谓读书音，广义地说，就是某方言在读书或说书面词语时所使用的字音；狭义地说，就是某方言在读书或说书面词语时所使用的某些字的有别于这些字或其相应

① 括弧里头的注解录自《广韵》。

② 括弧里的注解录自《集韵》。

③ “囿”字的入声读法也许是《切韵》吸收的古音。《诗经·灵台》：“王在灵囿，麀鹿攸伏”，《经典释文》：“囿音又，徐于目反”。又《左传·昭公九年》：“冬筑郎囿”，《释文》：“囿音又，……旧于目反”。称旧音，可见入声的读法当时已经不流行了。现代有入声的方言，“囿”字也多读去声，说明入声的读法的确没有传下来。不过《切韵》是以北方话为基础的，陆德明是南方学者，他所谓“旧音”，在《切韵》是不是也是“旧音”，还有疑问。

词语用于口语的读音。按照广义的说法，读书音包括那些不分文白两读的字的读音，而狭义的说法则不包括。通常我们说读书音都是指狭义的说法。

读书音（狭义的）有一个很明显的特点，就是它只出现在一部分字上，而且就现在大多数方言来说，它只出现在很少一部分字上。即使读书音和白话音区分得较多的方言，比如福建仙游话，据统计在2610个常用字中，没有读书音和白话音区别的也还有633个字。<sup>①</sup>读书音的这个特点不仅现代方言如此，古代方言好象也是如此。曹宪《博雅音》里有些字往往注明“口音”是什么，“正音”是什么。比如《释器》：“箒，拂，口音也。弗，正音”。如果这里“口音”指的就是白话音<sup>②</sup>，“正音”指的就是读书音，那末，全书几千字，注明“口音”或“正音”的就只有一二十个，还不到百分之一，和现代大多数方言的情况正好相合。读书音的这一特点说明它对口语语音的绝对依赖关系，它本身并不能构成一个具有完整表达功能的独立音系，它只不过是它所在方言音系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而已。

读书音和产生它的口语语音在表达功能上的联系不仅表现在那些没有读书音和白话音区别的字上，而且也表现在有读书音和白话音区别的字上。一字的文、白两读往往不同于在表达功能上完全相等的又音。单纯的又音在语言里可以互换而不影响效果，而一字的文、白两读则往往不能如此。一字的文白两读一般都有较严格的分工，可以说是各有职守，不相逾越。比如：仙游话的“堂”字在“礼堂”、“课堂”等词里用读书音，读[təŋ]（阳平），在“祠堂”、“教堂”等词里用白话音，读[tŋ]（阳平）；“耻”字单用时用读书音，读[tʰi]（阴上）<sup>③</sup>，在合成词里用白话音，读[tʰe]（阴上），比如“羞耻”读[tʰeʊ tʰe]（阴平，阴上）；甚至同一个词，读读书音和读白话音则具有不同的意义，比如“目前”，读读书音[po tseŋ]（阳入，阳平）作时间名词用，和普通话“目前”的意义一样，读白话音[maʰi]（阳入，阳平），则作方位名词用，和普通话“眼面前”的意义一样。一字的文、白两读在表达功能上的这种互相补充，互相依赖，充分地说明了读书音和口语语音之间的相互为用，相互依存，不容割裂的内在联系。

读书音和口语语音不但在表达功能上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而且在语音上也存在着同样的，甚至更广泛，更深刻的联系。多数方言读书音的声、韵、调都没有溢出口语语音声、韵、调的范围之外。比如江苏常熟话<sup>④</sup>口语语音共有33个声母，读书音只出现于其中的24个，即[p, b, f, v, m, t, t', d, n, l, ts, ts', s, ʂ, z, tɕ, tɕ'n, k, k', ɟ, ŋ, h, ʔ]，而不出现于其余的9个，即[p, dz, z, tɕ, tɕ', dz', ɕ, h]；口语语音共有44个韵母，读书音只出现于其中的27个，即[l, i, u, y, a, ia, e, ie, ue, e, ue, o, io, ɤ, yu, er, ā, ā, iŋ, eŋ, oŋ, aʔ, iaʔ, ioʔ, oʔ, əʔ, iəʔ]，而不出现于其余的17个，即[ɥ, uɑ, o, io, iɤ, uɤ, iɤu, iā, uā, iā, uā, ua], io], uɑʔ, cʔ, ioʔ, uoʔ]；口语语音共有八个音调，即阴平(55)，阳平(14)，阴上(324)，阳上(33)，阴去(35)，阳去(213)，阴入

① 见戴庆厦、吴启祿《闽语仙游话的文白异读》。载《中国语文》1962年，8—9月合刊。下引仙游话同此。  
② 王念孙认为“口”字都是“又”字之误，这是没有根据的。第一，“又”字都一律误作“口”字，未免太巧。第二，《释诂》：“黷，口音无，誅”，“口”字如果改成“又”字就谈不通了。王说见所校《博雅音》卷2，“微”字下。  
③ 送气符号原作 h，为了与本书所用符号一致起见，一律改作 ʰ。  
④ 见江苏省和上海市方言调查指导组编《江苏省和上海市方言概况》，102—105页，127—653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60年。

(5), 阳入(2), 读书音也只出现于这八个声调。甚至读书音和白话音区分得较多的仙游话, 情形也如此。仙游话口语语音共有14个声母, 即[P, P', m, t, t', n, l, ɬ, ts, ts', k, k, ŋ, x], 共有7个声调, 即阴平(55), 阳平(24), 阴上(33), 阴去(41), 阳去(21), 阴入(32), 阳入(54), 读书音也只出现于这14个声母, 7个声调; 口语语音共有37个韵母, 读书音只出现于其中的26个, 即[i, e, ε, A, ɔ, o, u, y, ø, Ai, oi, ui, iA, uA, iu, eu, Au, ou, iŋ, eŋ, εŋ, Aŋ, ɔŋ, oŋ, yŋ, øŋ], 而不出现于其余的11个, 即[yA, ĩ, Ā, Ǔ, y, uĩ, iĀ, uĀ, yĀ, iŭ, ŋ, ]。少数方言读书音的声、韵、调溢出了口语语音的声韵调之外, 但溢出的也只是极少数, 多数声、韵、调仍然不出口语语音的声、韵、调之外。比如苏州话, 读书音的声母和声调都没有溢出口语语音的声母和声调之外的, 但韵母有例外<sup>①</sup>。读书音的[iā]韵母则是口语语音所没有的。不过读书音共有30个韵母, 其余的29个韵母仍然是在口语语音韵母范围之内的。读书音和口语语音的这种关系不仅说明它们有不可分割的联系, 而且说明口语语音是读书音的基础, 脱离这个基础, 读书音的存在和发展都是不可能的。

总之, 不论从表达功能上或从语音上都可以看出, 读书音是在方言口语语音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它是产生它的方言音系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只能有没有读书音的方言音系, 却不能有没有方言口语语音作为基础的读书音。换句话说, 只有一个方言, 一个方言的读书音, 而没有超方言的读书音。如果说一个方言音系是单一的音系, 那末作为单一方言音系的组成部分的读书音也不可能是什么杂凑的。

可见, 读书音和所谓杂凑性不但没有任何联系, 而且是不相容的, 说《切韵》音系包含有读书音丝毫也不能证明《切韵》音系的杂凑性。

#### 四、《晋书音义》和《切韵》

除《切韵》以外, 到目前为止, 我们还没有发现六、七世纪之间反映洛阳音系的确切材料。因此, 要想从语音本身直接证明《切韵》音系的语音基础是洛阳音系还有一定的困难。不过我们可以从《切韵》同时期或稍后的有关语音材料里得到一些启示。比如何超《晋书音义》的反切系统对说明《切韵》的语音基础就具有很重要的价值。

杨齐宣《晋书音义》序称何超为“东都处士”, 说明何超是洛阳人。《音义》成书于唐代天宝六年, 即公元747年。虽然比《切韵》晚了一个半世纪, 但究竟是目前我们所知道的距《切韵》时间最近的一个反映洛阳音系的有系统的材料。我们如果把《音义》的反切系统和《切韵》的比较一下, 就不难在一定程度上看出《切韵》音系和洛阳音系之间的关系。

就声母而论, 《晋书音义》和《切韵》几乎没有什么不同, 只有从、邪两母混切略多: 燼, 疾刃反(上, 334, 2; 中, 336, 1; 下, 338, 1; 339, 1)<sup>②</sup>, 徐刃反(上, 33, 3), 似刃反(中, 336, 3); 隼, 似转反(上, 334, 1), 俎兗反(中, 335, 3), 辞兗反(下, 338, 3); 吮, 徐兗反(下, 339, 2)。不过“燼”《王三》、《广韵》

<sup>①</sup> 见《江苏省和上海市方言概况》, 94—97页, 127—653页。

<sup>②</sup> 据开明书店《二十五史》本。括弧里面卷数后面的数字是页数和栏数, 下引同此本。

“徐刃反〔切〕”，属邪母，而《王一》、《王二》“疾刃反”，属从母；“吮”《广韵》“俎兗切”，属从母，而《王三》“俎兗反，又徐兗反，”从、邪兼备。这说明这两个字读法上本来就有参差，“隳”字的情形大概也类似，《音义》只不过兼收并蓄罢了，并不能作为从、邪混并的例证<sup>①</sup>。因此，我们说《切韵》在声母方面依据的完全是洛阳话，一点也不过分。

在韵母方面《音义》和《切韵》就有了一定的差距。现把《切韵》不同的韵而《音义》有混切的开列于下，举平以赅上去入。

1. 一等韵：东和冬 代和泰（开口） 覃和谈

2. 二等韵：怪（开口）和夬（开口） 删和山

3. 三等韵：支（开口）、脂（开口）和之 鱼和虞 真和臻<sup>②</sup> 严和凡

这些相混的韵彼此混切的虽然数目并不算多，但都不是孤例。一般地说，可以认为它们已经全部或部分地混并了。距《切韵》一个半世纪的洛阳话和《切韵》在韵部上的差别也不过如此而已。由于时代的不同，这些差别当然不可能全都是反映《切韵》和其同时期的洛阳话之间的差别，其中必然有不少是音变的结果。比如覃和谈，支和脂、之王仁昫《切韵》韵目下小注没有提到当时《切韵》所参考的五家韵书中哪一家是不分的，脂和之王书韵目小注明白指出阳休之、李季节、杜台卿三家都有分别，吕静平声虽然相乱，但上声却有分别，说明平声相乱并不是由于实际语音不能分辨，而是由审音不精所致。吕、阳、李、杜都是北方人，既然他们的语言里覃和谈，支、脂和之都有分别，当时的洛阳话可能也不会例外。其它如东和冬的相混限于一等，代和泰，怪和夬的相混基本上都限于开口，这种情况都说明它们混并的历史都还不是太久，在《切韵》时代它们很可能都还是彼此有分别的。如果是这样的话，《切韵》音系和其同时期的洛阳音系简直吻合到了惊人的程度。退一步说，即使承认上列各韵除覃和谈，支、脂和之以外，《切韵》时代的洛阳话就都已经混并，《切韵》音系和当时洛阳音系之间的差别也不过五六个韵而已。

通过对《切韵》和代表晚于《切韵》一个半世纪的洛阳语音的《晋书音义》的反切系统进行比较和分析之后，使我们对《切韵》音系的语音基础是当时的洛阳话这一推测有了更多的信心。

## 五、夏侯詠《韵略》和《切韵》

陈寅恪认为《切韵》的语音基础是金陵士大夫的读书音<sup>③</sup>，周祖谟先生采取陈说，在语音上提出两点主要根据：1. 根据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韵目小注判断《切韵》分韵多从南方人夏侯詠《韵略》；2. 《切韵》分韵和顾野王《玉篇》反切最为相合<sup>④</sup>。我们认为这两个证据都不怎么可靠。本节先讨论第一个证据，第二个留待下节讨论。

① 关于《晋书音义》的反切系统作者准备另外讨论，这里只把初步结论列举出来。下韵母同。

② 臻韵系不是真正的独立二等韵，详本书第三章第二节。

③ 见《从史实论切韵》，《岭南学报》，9卷2期，1—18页，1949年。

④ 见《切韵的性质和它的音系基础》，《问学集》，434—473页，中华书局，1966年。

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韵目下小注确实有很多地方注明“今依夏侯”的字样，但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究竟应该怎样对待和理解这些小注。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我们看事情必须要看它的实质，而把它的现象只看作入门的向导，一进了门就要抓住它的实质，这才是可靠的科学的分析方法”。<sup>②</sup>对王书的这些小注，我们也应该从实质上去分析，而不应该被它的表面现象所迷惑。

我们在《切韵音系的性质和它在汉语语音史上的地位》一文中，已经对王书小注作了初步的分析，指出小注往往只是表明《切韵》和它所参考的韵书之间分韵精或粗的不同，而并非表明它们语音根据上的差异。到目前为止，我们仍然认为这一分析是符合王书小注的实质的。现在我们不妨就小注中涉及《切韵》和夏侯詠《韵略》关系的部分再作进一步的分析，看看这些小注究竟能不能说明《切韵》分韵的语音根据就是夏侯詠的《韵略》。

王书（项跋本、敦煌本、宋跋本）韵目全部小注除去残缺的不算共六十七处。其中注明“今依夏侯”的十九处，注明依夏侯及别家的十二处，注明依别家的二十二处，注明“今别”或“今并别”的十四处。从表面看来，似乎《切韵》分韵于五家之中依据夏侯的比依据其余四家中的任何一家都要多，甚至多到同依据其余四家的总和不相上下的程度，好象《切韵》分韵的语音根据主要就是夏侯书。其实把小注的情况具体分析一下，就知道这个数字并不能说明这个问题。

王书小注提到依夏侯的总共三十一处，其中至少有三种情况并不表明夏侯书和北方吕、阳、李、杜四家书在语音上的差别，从而也就并非表明《切韵》在语音上从南不从北。这三种情况是：

1. 凡注明不仅依据夏侯一家的都不能作为《切韵》从南音不从北音的证据。比如：

鱼	语 吕与虞同，夏侯阳李杜别，今依夏侯阳李杜。	御
幽	黝	幼 杜与宥同，吕夏侯别，今依吕夏侯。

既然语与虞，幼与宥不仅夏侯有分别，北方诸家也有分别，我们当然不能说《切韵》语和虞，幼与宥的分韵是根据南音的结果。

2. 凡四声相承的各韵有的注明依夏侯，有的注明依别家或缺注的，只不过表明夏侯与别家在审音辨韵上有差别，而并不能证明他们的语音根据有不同。因此在这些韵上也谈不到《切韵》是从南还是从北的问题了。比如：

肴 阳与萧宵同，夏侯杜别，今依夏侯杜。	巧 吕与皓同，阳与篠小同，夏侯并别，今依夏侯。	効 阳与啸笑同，夏侯杜别，今依夏侯杜。
佳	蟹 李与骇同，夏侯别，今依夏侯。	卦
山 阳与先仙同，夏侯杜别，今依夏侯杜。	潜 阳与铣獮同，夏侯别，今依夏侯。	禡 锺

肴韵系属于第一种情况，即或注依夏侯，或注依夏侯及别家；佳韵系属于第二种情况，即或注依夏侯，或缺注；山韵系则两种情况兼而有之。缺注我们过去已经说过大概是因

<sup>②</sup>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105页，人民出版社，1951年。

为各家分合都相同的原故。如果不错的话，根据汉语四声相承的通例，我们很难说在杜台卿的语言里肴韵系和萧宵韵系平、去声有分别，而上声独已相混；同理我们也很难说在李季节的语言里佳、皆韵系平、去声已相混，而上声独有分别。山韵系的情形也一样。实际上这些小注只不过告诉我们夏侯、杜对肴、萧、宵韵系平去声，山、先、仙韵系平声的审音辨字能力比其他各家要精密一些，告诉我们夏侯对肴、萧、宵，佳、皆，山、先、仙诸韵系上声的审辨能力比阳、李、杜诸家要精密一些，如此而已。

3. 凡从语音发展看，不大可能混并的韵，或从《切韵》分韵的通例看，可分可合的韵，所注夏侯和各家的分合也并不表明他们所根据的语音不相同。比如：

歌	哿	箇
		呂与禡同，夏侯别，今依夏侯。
阳	养	漾
呂杜与唐同，夏侯别，今依夏侯。	夏侯在平声阳唐，入声藥铎并别，上声养荡为疑，呂与荡同，今别。	夏侯在平声阳唐，入声藥铎并别，去声漾宕为疑，呂与宕同，今并别。
藥		
呂杜与铎同，夏侯别，今依夏侯。		

这里即使不应用四声相承的通例，也可以判定所注各家的分合并不反映各家所据语音的不同。歌、麻两韵在现代方言里至今还没有看到完全合并的例子，中古时期当然不会有合并的现象。阳、唐是一三等的关系，现代方言也没有完全合并的例子，而且从《切韵》的分韵情况看，一三等韵有些本来就是可分可合的。比如阳与唐，尤与侯分韵，而歌和东一三等合韵就是例子。所以象歌、麻或阳、唐这一类韵的分合一方面取决于审音能力，一方面取决于对诗文押韵要求的宽或严，与语音本身的分合并没有多大关系。

如果把上面所说的三种情况除外，从王书小注中可以看出夏侯与诸家韵书分韵的语音根据不同而为《切韵》所依据的就只有一个夬韵：

夬 李与怪同，呂别，与会同，夏侯别，今依夏侯。

由于小注中没有提到阳休之和杜台卿，两家对夬韵的处理不明，所以就连承认这一韵依夏夬也还是有点勉强的。

总之，从王韵韵目小注并不能得出《切韵》分韵“大都本之夏侯詠《韵略》”，也就是本之南音的结论。

## 六、顾野王《玉篇》和《切韵》

梁顾野王《玉篇》现只存残卷，共二千馀字，其反切系统据周祖谟先生考证比较完整地保存在日本和尚空海所撰的《篆隶万象名义》里头<sup>①</sup>。这从音类大体上说，大概是可信的。陆德明和顾野王都是南方学者，又都是吴（现在的苏州）人。《万象名义》的反切特点有很多和陆氏《经典释文》的反切特点相同，比如清韵的一部分和庚三相混，泥、日两母往往互切之类。这说明《名义》的反切确实是南方系统，说它基本上本之于顾氏《玉篇》大概是符合事实的。从这一事实出发，把《名义》及原本《玉篇》的反切系统和《切韵》进行一番比较，确实可以看出《切韵》和当时的南方语音（也许是金陵

<sup>①</sup> 见《万象名义中之原本玉篇音系》，《问学集》270—404页。

语音)之间,究竟有多大关系。这一工作周先生在《切韵的性质和它的音系基础》一文中已经做了,不过由于他没有注意到《晋书音义》的反切,而且对《名义》反切的看法也不尽准确,在比较中又只注意韵母,不注意声母,所以他的结论是可以商量的。

韵母方面,据周先生的分析,《名义》和原本《玉篇》的反切同《切韵》很相近,只有下列几组韵系《名义》和《玉篇》相混或不分。

- |          |         |
|----------|---------|
| 1. 哈和灰   | 2. 脂和之  |
| 3. 真和臻和殷 | 4. 尤和幽  |
| 5. 严和凡   | 6. 庚三和清 |

这里哈和灰是开合相对的韵,它们的分合与语音的异同无关,应该除外。剩下的还有五组十一个韵。即使承认《名义》和原本《玉篇》反切同《切韵》的差别只限于这些韵,它和《切韵》的关系也并不比当时洛阳音系同《切韵》的关系密切些。《名义》反切与《切韵》的差别是否就如周文所肯定的只有那么几个韵,也很有可疑之处。仅仅根据抽查,我们就发现二等韵删和山,三四等韵宵和萧,都有混而不分的情况。现在把这两对韵的混切开列于下<sup>①</sup>。

以山切删	頰	如棧反 (260)
	版	補憫反 (347)
	髻	楷暗反 (66)
以删切山	疝	所姦反 (135)
	棧	仕板反 (153)
	搗	公八反 (69)
	獬	公八反 (285)
以蕭切宵	髟	北聊反 (1)
	瞽	匹彫反 (47)
	標	孚堯反 (69)
	腋	匹聊反 (89)
	燹	卑堯反 (254)
	擧	忌聊反 (67)
	鮓	忌聊反 (303)
	蛸	先條反 (307)
	縶	子堯反 (332)

<sup>①</sup> 据国内影印日本崇文丛书本,反切后头括弧里面注的是页数。错字已校正。下引《名义》同此本。

	劍	才彫反 (209)
	燾	口條反 (253)
	膘	扶了反 (81)
	眺	除了反 (20)
以宵切蕭	魴	於燒反 (300)
	嫪	理紹反 (36)
	梨	子紹反 (208)

删与山的混切数目虽然不算太多，但“頰”、“版”、“痲”、“棧”都是常用字，就未必没有意义。至于宵和萧的混切达到16个之多，几乎各类声母都有，其中也有很多常用字，很难不予考虑。尤其唇音更值得注意。萧韵没有唇音字，宵韵唇音却有“彫”、“膘”、“標”、“臙”、“嫪”六个字用萧韵字作切，这怎么也不能认为是偶然的。由于“彫”等六个字及喉牙音的“燾”字都是重组四等，似乎可以认为宵韵重组四等及舌齿音已和萧韵不分，而重组三等仍然有别。可是由于重组三等和舌齿音也互相作切，比如，眺，除矫反”（4），“招，时妖反”（149），“歛，呼朝反”，“庙，靡召反（267），等等，因而只能认为宵和萧已经整个混并。周文单纯依靠系联，由于这些混切的字都没有用作切下字，遂致不能发现<sup>①</sup>。

除了山与删，宵与萧之外，《名义》的反切里可能还有其它周文所没有发现的混并的韵。这样一来，《名义》反切的韵母系统和《切韵》韵母系统的差别比起《晋书音义》韵母系统和《切韵》韵母系统的差别来就更大得多了。

汉语的语音系统包括声、韵、调三方面，比较两个音系的异同应该从声、韵、调三方面进行全面的比较。周先生只比较了《切韵》和《名义》反切在韵母方面的差别，而忽视了声母方面的异同，当然就不容易得出正确的结论。《名义》反切和《切韵》在声调方面倒没有发现有什么不同，但在声母方面却有很大的差别，是不容我们忽视的。归纳《万象名义中之原本玉篇音系》一文中所揭示的《名义》反切声母系统共有下列几点和《切韵》不同。

1. 帮、滂、並分化为帮和非，滂和敷，並和奉。
2. 从、邪不分。
3. 禅、船不分。
4. 崇、俟不分。
5. 以（喻四）和匣部分相混。
6. 日和泥部分相混。

<sup>①</sup> 周文在讨论宵韵系重组的时候，列举了重组的具体字及其反切，但混切的六个唇音字及一个喉牙字却没有列举。



### 7. 泥娘不分。

由于对周文端、知六母已经分化，而泥、娘独混的结论有所怀疑，我们检查了《名义》这八母的全部反切。结果发现泥、娘混切的并不多，现开列于下。

以泥切娘	難	奴版反(93)	恏	乃交反(96)
	罍	奴耕反(116)	迺	奴陵反(122)
	藟	乃咸反(169)	燻	乃珠反(256)
	狃	乃久反(283)	獯	奴狡反(283)
	緜	乃心反(333)		
以娘切泥	讒	女迺反(109)	誦	女函反(109)
	钻	女兼反(115)		

共十二次，占泥、娘两母全部二百七十八个反切（据周文统计，下同）的百分之四点三多一些。这个数字虽然不算太小，但比起端、知六母的混切来，就要逊色得多了。试看端、知六母的混切。

以端切知	蒨	丁雉反(7.334)	琢	都角反(13)	
	邾	都厨反(21)	倬	都刹反(26)	
	佗	都嫁反(31)	吒	都嫁反(59)	
	啄	丁角反(60)	啗	丁秩反(61)	
	摘	都革反(69)	搯	丁鳩反(76)	
	椽	都角反(76)	慧	都降反(95)	
	懷	丁四反(101)	窒	都慄反(142)	
	林	丁陵反(143)	柁	丁格反(154)	
	剡	都角反(162)	罩	都校反(192)	
	斲	都角反(219)	寘	都龜反(243)	
	砣	都格反(270)	貳	丁角反(354)	
	以知切端	姁	竹候反(40)	誼	竹迺反(45)
		胎	竹罪反(89)	肱	竹骨反(89)
		疙	竹故反(138)		